

【我读我思】

开卷有益，“益”有大小之分

□司徒伟智(媒体人)

一位当编辑的朋友感叹，印行一部《呼啸山庄》，销量竟不足一千册。

真是“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知音”去哪里了？看看星期天逛书店的，都挤挤挨挨地拥在家庭保健、课程辅导、流行小说诸如此类书刊柜台前。

传播文化，不兴垄断，各色人等皆欢迎，条条大道通罗马。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讲世道人心，人家郭敬明也照样讲就是。开卷有益，非名著，亦有益。问题在于，“益”有大小之分——倘若让郭敬明跟曹雪芹PK，落差就不可以道里计了。

书海茫茫，浩浩汤汤，何况处在“知识爆炸”的当今，出版物数量更是天量增加。从前采访一些大学问家，时或听到“少年时节最大心愿是躺在小屋子里读尽天下书”，现今是再也听不到了，盖因再也不可能做得到。任何目

光如电的读书快手，终其一生，也无非舀起书海里几瓢水而已。自然，因其多，而干脆不舀，那就傻了；因其多就乱舀一气，也不理性。需要研究舀什么、何处舀，集中兵力，“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让有限的精力聚焦于浓缩人类文明、以一当百当千的名著，是一条捷径。

读过一本本的成功人士传记，印象里他们少年时代都是沿着这条捷径走来。“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成的”，歌德提醒得太精辟。所以，普希金自幼读狄德罗和卢梭的法文原版著作，以及古希腊经典《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法文译本。不止是文学界，科学家的早年也一样。杨振宁初中一、二年级的暑假，由父亲请来丁则良先生辅导阅读《孟子》，于是“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诵《孟子》

全文”。“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从小养成的爱好是看京戏和古典文学，《红楼梦》是他的最爱。有鉴于此，看到报章上介绍时下一些学校的文学社团成员也不读名著，交流的、推崇的尽是“哈利·波特”、郭敬明，真要暗暗为他们可惜。

莫搞错，不是畅销、流行的就叫名著。过江之鲫般的畅销书，各领风骚没几年，然后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也不是大部头就属名著。从《君王论》、《独立宣言》到《阿Q正传》，不都是薄薄的？甚至，也不是名家手笔都算名著。市面上有些海明威作品真叫人不堪卒读，董鼎山曾在批评他的《曙光示真》等遗作时介绍说，其实海明威生前表示过，一个作家最糟糕的事就是“未获本人允许而发表他的作品”。名著，必须是在横向空间和纵向时间上历经考验而巍然耸立的胜利者。

鉴别名著，还可以提供更形象、更容易操作的法子。有洋办法，那是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说的：“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也有土办法，是笔者不揣浅陋“拿来”，即不妨综合报章上刊登的各名家名校推出的“向学生推荐书目”看看，互有出入却也大同小异，基本上堪称一部名著大全。其间，越是重叠率高者，越是价值高。

孩子少不了早期教育，也就少不了读名著。学者说举凡动物的潜在能力都有过期不候的发达期。一只小鸡“追从母亲”的能力发达期是在孵化出来4天内，“辨别母亲声音”则在8天内，如果这段时间它遭隔离，这些潜能将递减乃至消失。怎么让孩子养成、至少不错失名著的阅读兴趣呢？那就是早早开始阅读呀。

【书与人生】

含泪的微笑

□张汝峰(铁路职工)



二十年前，我在济南参加工作，和一群同样青春年少的同伴住在单身宿舍。工作单调乏味，薪水不高，居住环境拥挤。同伴们肆意挥霍着青春时光，打牌，看电影，逛街。时光悄然流逝，而我们的生活依旧。一个盛夏的夜晚，在夜市一个旧书摊上，我看到了一套《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翻开一看，当即被里面的故事吸引。

回到宿舍后，我用一个星期读完了里面的所有故事，但仍感觉意犹未尽。欧·亨利所写的都是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生活虽然困顿但却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为了给丈夫购买一条白金表链作为圣诞礼物，德娜卖掉了一头秀发。而丈夫吉姆出于同样的目的，卖掉金表给妻子买了一套发梳。虽然两人珍贵的礼物都变成了无用的东西，但他们却得到了更加深厚和珍贵的爱。为了鼓励贫病交加的年轻画家约翰西顽强地活下去，老画家贝尔曼于风雨之夜挣扎着往墙上画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常青藤叶。他为自己的杰作付出生命的代价，但约翰西却因此获得勇气而活了下来。

欧·亨利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结局”。情节明明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结果却陡然逆转。这意外的结局一般是比较令人宽慰的，即便是悲哀的结局，也常包含着光明之处和人性的魅力，这就是所谓“含泪的微笑”。一位老绅士已落魄到三天没吃饭的地步，但他仍坚持履行自己的一年一度在感恩节请穷朋友吃饭的职责。而刚吃饱饭的穷朋友为了使老绅士满意，也忠实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他们各自做出牺牲，为的是给他人一点安慰。他们的处境让人心酸，他们的善良却让人感动。

我很喜欢这种小说的“意外结局”，我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有个意外的拐点，改变命运。那一年，我痴迷上了文学，报考了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仅用两年就顺利通过十门课程的考试，拿到了大专证书，并开始在各杂志和报纸发表小说和散文。后来，我有了女朋友，我们都是城市“漂”着的人，一无所有。我们就像《麦琪的礼物》中的吉姆和德娜，生活拮据但彼此相爱。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和欧·亨利小说中的小人物有惊人的相似，同样有着“含泪的微笑”，对生活依然充满了憧憬。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本书，只要发内心，只要曾经有所感悟，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

投稿邮箱：
qibook@163.com

【闲读随笔】

失信的代价

□葛毓臣(退休干部)

诚信，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待人处事应当遵循的起码原则，也是一个正直之人的道德底线。尽人皆知的“狼来了”故事中，那几个戏弄人们的牧童终因失去了大家的信任而葬身恶狼口中。更有一位儿童因为失信，而被自己的亲生父亲亲手打死，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普罗斯佩·梅里美的优秀短篇小说《玛特渥·达尔高纳》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主人公玛特渥的妻子起初生了三个女儿，最后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福尔杜那多，“他是家庭的希望，传宗接代的人”，“儿子只有十岁，但是已经可以看出是很有出息的”，玛特渥夫妇自然把儿子宠为心肝宝贝。一天，小福尔遇到了一名被警察追捕的逃犯，出于同情，他在收取了逃犯五法郎硬币后答应把受伤的逃犯藏在草堆中，并顶住了警察的多番盘问和威胁。但是在警察许诺给他一只价值十个“埃居”（法国古币名）的银表，让他讲出实情后，“孩子内心的贪欲与尊重好客传统的斗争清楚地表现在面孔上”，最终禁不住银表的诱惑而出卖了被他承诺保护的人。玛特渥知道实情后，被犯人骂为“叛徒的家”而深受侮辱，更为儿子不讲

信用出卖他人而深深激怒，于是他拿起自己的猎枪，尽管儿子一再求饶忏悔，最终还是向儿子开了枪。他对闻声赶来的妻子说：“儿子在洼地里。我就去把他埋掉，他是像一个天主教徒那样死的。我要去为他献台弥撒。”

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稚气未脱，心灵脆弱，却因为禁不住一只表的诱惑，违背承诺，以致付出生命的代价，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而那位父亲仅仅因为儿子一次失信行为，竟然亲手将自己的心肝宝贝送入九泉，在一般人看来，这确实有些过分，甚至近乎冷酷无情。然而在这位父亲心目中，信守承诺、讲求诚信却比生命还要可贵、还要重要。正是在这种诚信大于天的信念驱使下，主人公的嫉恶如仇战胜了血肉亲情和人之常情，这又不能不令人对这位诚信第一的父亲肃然起敬、钦佩之至！当然小说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过激的方式虚构了这个令人感动和震撼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未必真有其事，然而小说中主人公玛特渥把诚信视为生命的高尚品格，却使人深受教育。小说发表于1829年，距今已有180余年，然而对现实社会仍有着深刻的启发和警示作用。

【灯影书香】

哲学家笔尖下的散文 闪耀智慧的灵光

□陈华文

哲学家在我们眼中，都是讲逻辑、重理性的人，给人们的印象是成天皱着眉头想问题，一点都不可爱风趣。然而读了张志扬的《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全三册)，也许会完全改变对哲学家片面的认识。80后、90后的青年可能对张志扬感到陌生，然而曾经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读书人，对他格外熟悉。

张志扬是中国哲学界真正具有原创性思想的学者，堪称汉语思想界最受敬重的书写者。他最先提出“存在哲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创伤记忆”等哲学概念，一直暗暗引领中国哲学思潮的风起云涌，却又抱持独有的清醒独立。在中国哲学界，他具有极高的威望，然而却惊人地低调。

《幽僻处可有人行·事件·文学·电影阅读经验》的三册书中，张志扬记录了自己传奇而曲折的生命历程，难以释怀的人生故事和独到另类的文艺感悟。他以“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彰显着哲学与生命相互碰撞的气质。人生、文学、电影三重妙门之内，尽是一位哲学家关于阅读的私家记忆。

卡夫卡是现代主义小说大师，张志扬尤为喜欢他的作品，他们两人多少有些“气味相投”。读完《城堡》《法门》《圣旨》之后，张志扬挥笔写下题为《卡夫卡距离》的感悟。在文章中他巧妙地对卡夫卡给予优美的评论：卡夫卡想以绝对的否定性，既不要城堡，也不要自我，而一切归于寂静，这时全善的另一世界，思想不再喧哗。张志扬何尝不也是这样？他之所以在当今熙熙攘攘的大众中默默无闻，那是因为他不屑于所谓的名气，更乐于在宁静中放空思想。

对于艺术美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张志扬也有着自己的思考。抽象是审美当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同时也是艺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题为《抽象：自由，气韵，自由气韵》的文章中，他探讨了艺术中抽象的本质。他认为，抽象当然是针对具象而言，即超越具体形象的限制。但是，超越有限度吗？这个问题问得好，估计艺术界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出现。他的高明之处，就是在很多司空见惯的追问中，使得很多不是问题的问题显得异常复杂。这也许是张志扬作为哲学家存在的真正价值。

【好看小说】

盛满爱情的车

翻进碧绿的深潭

□宋遂良(教授)

火锅(王颖)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倾车之恋》有一种很特别的吸引力，拿起它便无法放下，连着两天将它读完。这个行云流水一般的迷人故事将我带回年轻时代，找回那些虽然已经发黄，却依然令我怦然心动的爱情碎片。

爱情是文学永垂不朽的主题，但在很多长篇小说里，它好像只能是主线、配角甚至调料。然而在王颖这部书里，爱情就是一切，不是配角，也不是支流。她把那些非爱情的枝枝叶叶统统地删削，正面、坦荡、所向披靡地书写那些刻骨铭心、天崩地陷的爱情故事。因而张炜在序言里称它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爱情书”。

《倾车之恋》由“李郁的故事”和“伍娟的故事”两个部分组成。李郁、伍娟都是大学教师，家庭背景、性格遭遇的不同，形成她们不同的爱情经历。李郁美丽而忧郁，伍娟孤独而坚强。她们和安芸、宁乡、孙锐、云娜、周秦、欧阳周、孔老师、振亮、赵长瑞、赵致舟等有缘、无缘、偶然、猝然相遇，然后物以类聚，演出了一幕幕长达20年的爱情悲喜剧——人物生动，情节紧张，悬念迭出，结果意外。

王颖笔下的爱情，在我这个年龄的人看来，是典型的青春之爱，像地底熔岩，要喷薄，却又毫无章法，流淌之处，到处都是烧灼的疼痛。这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人的爱情，其质地要比此前的几代人纯粹，财富、门第、家长干预、国家责任都无从干预它的去向。但这种纯粹，又非琼瑶笔下不食人间烟火之爱情，它从生命深处生长出来，带着淋漓的生命汁液，所以格外触目惊心。它是一种情绪或感觉的过程，一瞥，一触，一凝眸，电石火光，流星闪耀。两个人的相向或相斥，如潮汐起伏，阴晴不定。猜疑、恐惧、逃避，出走、割腕，悲剧来了，周而复始。心里感觉疲惫，悲剧难以避免。只有靠意外的车祸才能永恒地保存、延续或毁灭。这就是“倾车之恋”：盛满爱情的车翻进了碧绿的深潭。

艺术就是描摹这个爱的心理过程，左右结果和评判对错不是它的任务。教电影课的王颖熟知哪些情感是难以外现的。于是她把手术刀深入意识，捕捉瞬间。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参悟人生，呈现一种青春不再的惋惜、曾经沧海之智慧。不同的读者会各自从中得到抚慰、共鸣或感叹。

王颖的文字流利慧黠，她冷静、细腻、敏锐地描写着，常常用古典的词汇放进欧化的句式里，形成一种慵懶错落的美丽。她的文字又像一支画笔，你看的时候脑海里就像蒙太奇一样展开一幅又一幅画——真是一次很特别的绚烂而愉快的阅读经验。

李郁和伍娟，等候有兴趣的读者去认识。